



電影補語

魯明◎著

二〇一〇年六月

电影补语

鲁明◎著

二〇一〇年六月

书 名：电影补语

作 者：鲁 明

封面题字：姚少华

责任编辑：李 晓

装帧设计：博轩嘉美

印 刷：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印装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75 千字

插 页：1

印 张：8.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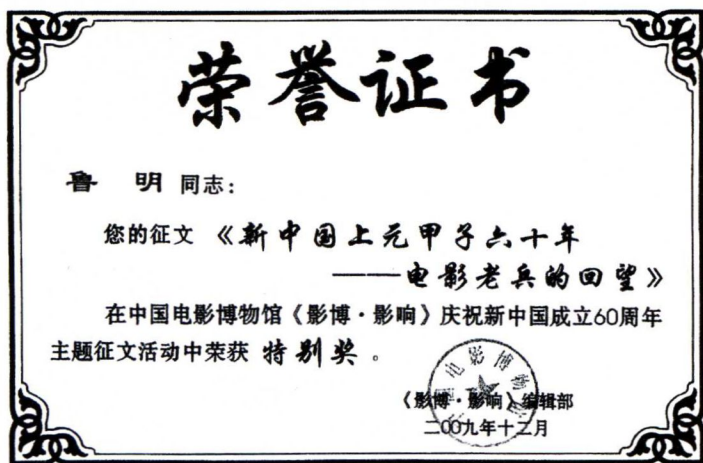
版 次：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電影補語

魯明◎著





获奖证书



白头青发，落日断霞；人到此景，得此殊荣。正应宋人钱绍度《华山》：“人间路到三峰尽，天下秋随一叶来”。



虎年盛世。鲁明沿虎年走完此生第七个本命年，奔向第八个本命年之始，与老伴杨丽华在家中留影。

编前絮语

这本拙作，书名为《电影补语》，意为对我已出版的《天时人事相催六十年》、《经历》、《电影史记》、《电影新语》的补充。补之何来？来之于这几本书之后，又经历了新中国上元甲子60年、北京电影学院建院60年、科影建厂50年、袁牧之诞辰100周年、司徒慧敏诞辰100周年、张会军、郑国恩推出大作，特别是中华大地冒出了中国电影博物馆这些大事。件件大事都与我切切相关，真是天时人事催我有话想说。日积月累，终于水到渠成而为《电影补语》。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十二篇抒情、议论文中，最要紧的关键一文是话说“十七年”电影这一篇。它不仅带动其他各篇，而且把那四本书从内容上也串联起来。此外，这一篇与《中国电影文化——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大放光芒》除题目及头尾两节不同外，其它内容有所重复。这是原打算同时分别在不同刊物发表，一稿两用所致，现在一并收在本书。我一生在电影圈子转悠，主要是拍摄纪录片和科教片，曾反复介绍与这两个片种相关的优秀人物。然而，我与故事片也有缘分。其实，此前反复吟唱的袁牧之、司徒慧敏、章

泯等老电影人，他们主要方面恰是故事片创作。章泯主持新中国电影教育，主要精力是在培养故事片艺术人才；袁牧之在电影局长任内主要是在组织故事片生产。

谈起故事片创作的优秀人物，仅以“十七年”来说，绝不止我在文中提到的那几位。例如林农、于洋就大有可说。

林农在“文革”中反对“四人帮”“三突出”原则的言论，是讽刺幽默的智慧杰作：“高大、高大，长影的烟囱高大，把一号人物绑在长影的烟囱上，所有的摄影机都朝着他拍……。”说也奇怪，如此冒犯虎威，所谓“林农犯了这么大的错误”，造反派只是组织批判，却始终没有撤换他执导《艳阳天》。可见，人还是要有点真本事才敢斗。

于洋，在纪念袁牧之诞辰100周年时，我曾对年轻电影爱好者们说，你们只知于洋在银幕上塑造了那么多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或许不知在生活中他本人就是一个传奇式人物。1946年初，当袁牧之等人奉命接管伪满映后率领大队人马和满载电影器材的列车长龙撤离长春，由于战争情况紧急，有些演员没来得及通知，只得滞留长春了。而于洋却独自一人，突破国民党占领军漫长封锁线，追赶袁牧之一直从长春追到黑龙江佳木斯以北的兴山。受到袁牧之多次表扬。

“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惩罚干掏大粪的活，他却视为这是对自己最好的锻炼，也是演员难得的体验生活，认认真真地当好一个清洁工人。于洋正是电影界的时传祥啊。造反派借此压他说，你只要在抓“5·

16”中说句假话，可以调换工种。他回答说，一句假话也不能说，工种也用不着你们调换。

我曾向《影博·影响》编辑部同志们建议：“应当组织些稿件，介绍这些老电影人的高风亮节。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应自己动手，这正是你们笔下生花的大好时机。”

这些年我为亲朋好友的大作写了不少书评，大多收在前四本书。本书收的几篇是近两年新写的，其中张会军的专著《北京电影学院78班回忆录》，曾震撼了我的心灵，以为是关于电影高等教育的警世之作，也是自电影学院建院以来的辉煌之作，值得大力推荐。该书精彩一章则是破格录取张艺谋。最近舆论界对张艺谋新作“三枪”颇有微词，当然为其辩护的也大有人在。有些微词语重心长，一位作者叫梁衡，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愿录在这里：“社会给张艺谋这样大的名声，他却这样不负责任，怎能叫人不伤心。”应多听听这些逆耳之言。

专谈电影摄影艺术的《郑国恩文集》出版，我情不自禁地欢呼太好了。同时，把我有关电影摄影艺术的一点想法也借此书，一吐为快。

《趣谈〈陇上夕阳红〉选登14幅照片》，其中一幅是延安电影团重要成员徐肖冰所摄。这位老同志在我已出的四本书中多有涉及，主要针对采访他的年轻记者们那些似是而非直至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但确为他所作，是他的功绩，也必须就我所知予以证实。绝不能像某些人那样纯以个人好恶对待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后人留下一页真实的历史。

末篇附录虽仅五篇，选上总怕有溢美之嫌，但就其主旨是诚挚的，或许也有些代表性。我要向他们深致谢意。其中老友沈嵩生已于几年前去世，录上他的这件短简，也是对他的怀念。

吴印咸随挚友袁牧之于1938年夏一起奔赴延安，他称为是“人生转折”。“转折”后的第一幅摄影作品——延安。凭他那锐利的摄影目光，一下抓到了延安的血脉和脊梁。我现在把这幅作品作为我的第5本书的封面，感到莫大荣幸，算是我的另一幅的“永怀师恩”。

每出一本书，我都把心交给读者。新老朋友们，书一旦到你手，由你去评说吧。不论你如何评说，我都感到莫大欣慰。王安石在《明妃曲》中说：“人生乐在相知心。”我或是出书被人评，或是评他人之书，都是“相知心”。人生之乐也。

以上十二篇议论文及几篇书评、影评，结集本书前，大多已在《电影艺术》、《影博·影响》、《北京电影学院学报》、《桥·纪录影视》、《中国艺术报》、《图书馆报》、《广电老年》、《陇上夕阳红》等报刊发表。

目 录

上篇 议论

1. 新中国上元甲子六十年（1949—2009）

——电影老兵的回望 / 2

2. 解读兴山

——为纪念袁牧之诞辰 100 周年而作 / 15

3. 一朵忽先变 百花皆后香

——咏梅、咏人恰咏司徒慧敏百年诞辰 / 31

4. 中国电影文化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大放光芒 / 42

5. 我们应当加倍尊重历史

——话说“十七年”中国电影 / 61

6. 功在西北，永志不忘 / 80

7.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奇葩

——及中国石油工业的起源与辉煌 / 90

8. 登高壮观天地间

——北京科影五十年 / 95

9. 由摄影机与影片交相传颂

——尤里斯·伊文思之魂 / 103

10. 我与苏联电影 / 114

11. 平生豪横气，未老半消磨

——略述王子贞一生的闪光点 / 133

12. 我的记忆

——北京电影学院 60 年 / 137

中篇 书评、影评

1. 改革开放 30 年的一份厚礼

——喜读张会军《北京电影学院 78 班回忆录》 / 144

2. 六十年历程 六大版块

——《郑国恩文集》读后 / 155

3. 晚色霞千片，秋声雁一行

——《沂水流长——我的往事忆语》读后 / 165

4. 广电天地之大业，之盛事

——《踏遍青山都是爱——〈广电老年〉文选》读后 / 170

5. 论刘凯新作《记忆》 / 177

6. 我心目中的老红军袁光少将 / 188

7. 枪林弹雨得真迹，留给后人细思量

——趣谈《陇上夕阳红》选登的 14 幅照片 / 195

8. 赞《50 部红色经典巨作》问世

——从内在联系看“大决战”与“大转折” / 208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对《北京科影简史》的评析 / 219

下篇 附录

1. 一部浓缩的中国电影史

——读鲁明《经历》 / 230

2. 沈嵩生的短笺 / 232

3. 封敏的信 / 233

4. 给红星的一封信 / 239

5.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一位战地摄影师的书香情怀 / 242

上篇

议 论

新中国上元甲子六十年

(1949—2009)

——电影老兵的回望

我是 1926 年（农历丙寅年）出生，按民间流行属相，以 12 兽作为人们生肖，属虎。至 2009 年（农历乙丑年）已度过七个本命年，其中将近六个是在新中国度过的。我想，以这几个虎年的亲身经历，回望新中国那曲折而又光辉的花甲六十年。

1950 年（农历庚寅年），是我第三个亦即迈入新中国第一个本命年。这一年除西藏外大陆全部解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已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诞生。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时此刻，由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用双手一针一线缝制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到旗杆顶点，飘扬在天空之中。

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都有战地摄影师随军拍电影，他们是由中央电影局所属制片厂派出的，我当时被派在以彭德怀、习仲勋为首的第一野战军任摄影

队长兼摄影师。在我从延安起步毕生从事的电影工作中，能够随军在西北战场，拍摄彭德怀、习仲勋等各级指挥员以及那些无比英勇的战士和历经千辛万苦的民工，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是我一生的幸运和光荣。当彭德怀诞辰一百周年时，我写了《忆彭德怀和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走入镜头的彭大将军》深深怀念中国人民十分敬仰的彭老总。最近又写了《功在西北，永志不忘》着重介绍与彭德怀并肩战斗的习仲勋的丰功伟绩。当兰州战役五十九年祭，写了《王学礼团长与兰州解放》，我忘记时光流逝而永记着王学礼烈士英勇牺牲在兰州攻坚战沈家岭阵地的那一瞬间。上述各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电影报》、《中华魂》、《纪录影视》、《陇上夕阳红》等报刊。后又收在拙著《经历》、《电影史记》、《电影新语》诸书。

当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人民进入上元甲子的后三十年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缅怀革命先辈、先烈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英雄事迹，是永远鼓舞我们奋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在这个本命年内，我仍属新影厂的摄影师，在北京和中南区的武汉等地拍摄新闻纪录电影。那时，电视远未普及，人们观赏形象化的新闻报道就靠电影新闻片。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电影新闻片很受欢迎。我拍摄了北京市查封妓院等引人注目的主题；还拍摄了粤汉铁路通车，国民党女特务为首的纵火案烧掉了湖南半个零陵县城，这批特务伏法（由于及时拍到这一重大事件受到全厂通报表扬）；以及湖南新区土改，江西老区早稻丰收，红太阳从韶山升起（介

绍毛泽东故乡)等。此外,还拍了一部中型纪录片《瓷都景德镇恢复生产》。重放这些老片,人们将会听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立即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段历史脚步声。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3年我还拍摄了《全军第一届八一运动会》,由新影厂和八一厂联合摄制。该片由老电影专家司徒慧敏出任总导演,当时为使年轻人挑重担,任命我为总摄影师。电影局十分重视此片,开幕式那天动员了北京、上海摄影队伍的精华投入现场。此片是我军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

我通过这届八一运动会,联想到我亲历延安体育生活和吴印咸大师拍摄延安“九一”运动会,在迎接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来临之际,写了一文(题名《我与奥运》)。我说:“在全民大喜的日子里,在延安生活过的老人们,不由得想起当年那激情飞扬、生动活泼的延安体育生活”。又说:“外电报道说,新中国真正参加到奥林匹克运动中来,还不到25年,这是不甚了解中国特殊性所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具有国家雏形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体育运动一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实际上早已弘扬了人类共有的奥林匹克精神。”

这篇文章,立即由《广电老年》刊载,紧接着由中国电影博物馆馆刊《影博·影响》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还表达了作者以及广大读者这样的心声:世上事物往往无独有偶:第29届奥运会史诗般开幕之时,恰是改变中国人民面貌、社会主义中国面貌、